

现代汉语 复句研究

Xiandai Hanyu Fuju Yanjiu

陈中干 著

语文出版社

XIANDAI HANYU FUJU YANJIU

现代汉语复句研究

陈 中 干 著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 0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汉语复句研究/陈中干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5

ISBN 7-80006-925-7/H · 198

I. 现…

II. 陈…

III. 汉语—复句—研究

IV. H146.3

XIANDAI HANYU FUJU YANJIU

现代汉语复句研究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胶印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3.5 印张 75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4.50 元

序

田小琳

那还是1985年秋天，我要从北京转往香港居住，到北京大学去向老师朱德熙先生辞行。学友孟琮、詹开第陪我同往。在那间布置清雅的小客厅里，朱先生和我们海阔天空地聊着。说起到香港，朱先生告诉我他有个表弟在香港，让我去找他。

甫到香港，我便拜访结识了朱先生的这位表弟陈中干先生。他身材魁梧，性格豪爽。交谈起来，我们在教育、出版等方面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繁忙的商务之余，还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当时，他在香港大学拜师专门研究复句问题。复句也就成了我们常常讨论的题目。我在他的书架上，看到自《马氏文通》以来的专家语法的理论著作，包括刘复、金兆梓、黎锦熙、何容、王力、吕叔湘、朱德熙、张志公、赵元任等语法大家的作品，时间跨度是从1898年到1991年，还有全套的《中国语文》杂志、各大学的《现代汉语》教材及各种语法论文集。我很钦佩他为研究复句这一专题，读书涉猎之广泛，搜集资料之完备。他对前辈的研究持十分尊重的态度，在评论中，首先指出每位学者研究之所长，将前辈研究成果总结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认真读书研讨之后，完成了《现代汉语复句研究》初稿，整整齐齐装订成一本，继而请朱先生过目，请香港和内地的学者给他提意见，然后补充新资料，不断完

善自己的看法。从1987年初稿成，到1990年完成第一次修订稿，1992年再完成第二次修订稿，其间五年，没有间断过对复句的研究。这种老老实实的治学态度也是值得称赞的。这次，语文出版社出版陈中干先生的这本书，吕叔湘先生题了书名，这是对作者多年辛勤研究的支持和鼓励。

复句问题是语法研究的重要课题。我认为，复句研究应注重语法和逻辑、修辞的综合研究。汉语语法没有严格的形态变化，因而和逻辑、修辞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要表达一个较复杂的意思，就会将单句扩充为复句。简单的复句由两个分句(单句)构成，复杂的复句可由七八个乃至上十个分句构成。分句间的组合不外是两种，一是用意合法，不加关联词语，语序起着重要作用；二是用关联法，用关联词语明确传递逻辑信息，虚词起着重要作用。无论哪一种句法组合，都离不开表达者在逻辑和修辞上的需要。因而，在语法、逻辑、修辞的综合研究上，复句是要着重研究的语言单位。

复句研究，还应侧重于句群和复句的比较。从句法的层次看，复句已是句子中最复杂的组合形式。从章法的层次看，复句又像是简缩了的句群。复句到句群，体现着汉语层层组合在语法上的一致性。分句和分句的组合关系都可以扩充到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关系上。汉语表达，特别是书面语表达，能够熟练驾驭复句、多重复句，从而驾驭句群，那在表达技能上自然会高一筹的。可见对复句的研究，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有实用价值。读了陈中干先生的《现代汉语复句研究》，很受启发，写了以上的感想。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会有益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者，是为序。

一九九五年春于香港

引 言

复句问题是现代汉语语法学里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复句的研究不仅有实践价值，而且有理论意义，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汉语语法的特点。

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有很大进展，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复句问题一直被视为棘手的问题，始终是语法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前人虽也作过不少研究，但时至今日，现代汉语里复句的实际情况并不很清楚，复句中的许多问题，如复句和单句的界限问题，复句内部的分类问题等，众说纷纭，未有定论。当然，复句的定义，也有多种说法。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真正立足于汉语，在占有大量语言材料（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分析还不够；二是缺乏足够的理论指导。

本文首先试图对于汉语复句问题进行概括的历史回顾，评介自《马氏文通》以来各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由于涉及自《马氏文通》（1898年）发表以来的九十来年中的几十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涉及许多资料，问题又较复杂，所以对前辈在理论上的研究作一些清理工作，就需要付出许多时间和努力，而这一清理工作，在本书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

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我也试对复句问题从理论上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供学界参考。

我所研究的复句正如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1979, 北京)中所说的:“要让我说, 尽管哪是单句哪是复句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 却也不妨把眼界放宽些, 研究研究句子结构的复杂化和句子格式的多样化”, 我就认为复句是单句句子结构复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也是句子格式多样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从结构上看, 复句至少必须是组合形式, 最简单的复句至少也得包含两个句子形式(其中一个句子形式一定不能是另一个句子形式的语法成分)。

这里说的句子形式, 可以是主谓结构构成的, 也可以是非主谓结构构成的。

例如, 主谓结构作句子形式, 构成复句:

(1) 学校对门儿是一家小饭馆, 他常在那儿吃饭。

(2) 我走到哪儿, 他跟到哪儿。

(朱德熙《语法讲义》, 商务印书馆, 1982, 北京。)

又如, 非主谓结构作句子形式, 构成复句:

(3) 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 看谁还能说他没
见过世面! 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同上)

构成复句的句子形式, 包括单句(有人叫简单句)和在复句中被称为分句的形式。单句的结构可以是主谓结构(主谓句), 也可以是非主谓结构(非主谓句)。

例如, 主谓句:

(4) 他是老师。

非主谓句:

(5) 下雨了!

下面让我来概述一下早期在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中所说的

复句和英文中的复句有些什么关系，并把前人研究复句的特性总结一下，再把自己的看法提一提。

早期汉语语法研究，受英文文法影响极大。

马建忠没有提出“复句”这个名称，到了严复，才将英文文法中的 simple sentence 首译为简单句，compound sentence 首译为合沓句（刘复则译为复句，到王力才正式称之为复合句）。complex sentence 首译为包孕句，并沿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谓复合句是由并列的单句（co-ordinate clause）构成的。所以也可以称为并列句。包孕句是由主句（main clause）和被包孕的从句（dependent clause）构成的。（这里所谓的 compound sentences 和 complex sentences 和英文之中原有的意义有所不同，那时严复所理解的就是如此。）

下面用朱德熙为我举的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所谓复合句的例子如：

I finished writing that story and it's going to be published.

He bought books but she bought flowers.

包孕句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主句内部包孕一个名词子句（noun clause），例如：

You may marry whom you like.

What puzzles me is that he got hold of the key.

第二类是由副词性从句（adverbial clause）和被它修饰的主句构成的。例如：

He was angry because no one spoke to him.

He raised his hand in order that the bus might

stop.

一般认为马氏书中所谓“读”(音 dòu)大致相当于印欧语的 clause, 所谓“句”相当于印欧语的 sentence。

马氏说有些读是独立的, 有的读不独立。包含独立的读的句子大致上相当于上举英语里包含副词性从句的包孕句。包含不独立的读的句子大致相当于上举英语里包含名词子句的包孕句。

《马氏文通》以后的汉语语法著作对于复句的看法有两派, 一派以刘复《中国文法通论》为代表。

这部书把复句分为并列式和包孕式两类, 所谓并列式相当于上举英语的并列复合句和包孕句的第二类(即由副词性从句与主句构成的包孕句), 包孕式相当于上举英语包孕句的第一类。

例如:

第二类例句: 言终魏绛至。(《马氏文通》卷十, 535 页)

第一类例句: 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同上, 530 页)

另一派的代表是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这部书把复句分成包孕复句、等立复句和主从复句三类。包孕复句和主从复句分别相当于上举英语包孕句的第一类和第二类。黎氏所说的等立复句则相当于英语的 compound sentence 和 complex sentences。这两派虽然分合不同, 但也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 就是都把包孕句的范围缩小了。换句话说, 两派都不承认包含副词性从句的复句是包孕句。黎锦熙对于复句的看法影响较大。目前不少汉语语法著作关于复句的分析都沿袭了黎氏的观点。

抛开英语和汉语的复句比较，关于现代汉语的复句，目前的汉语学界到底找到了哪些特性呢？概括地说，有如下几点：

（一）在结构上，一个句子形式，（即“分句”，详见本文“二十”朱德熙的解释）不作另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句子形式的任何成分。

例如：

（1）请了假，才能离开学校。（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北京，216页）

（二）在意义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形式，不可分割，否则就表达不出一个最小的完整的意思。

例如：

（2）因为昨天晚上下了雨，所以地上有水。（同上，215页）

（三）在停顿上，一个复句不管它包含了多少句子形式，都只能在句末才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书面上往往用句号、问号、感叹号来表示。（参考胡榕树《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1979，香港，315页）

例如：

（3）这种花儿很香，而且颜色也好看。（同上，219页）

（四）在语调上，一个复句，不管包含了多少句子形式，只能有一个统一全句的语调。

例如：

（4）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同上，216页）

（五）关于连词的运用，复句往往在内部需要用一些关

联词语，把句子形式与句子形式连接起来。

例如：

(5) 见上例 (2)。(因为……，所以……。)

但要注意的是，有关联词语的句子，不一定就是复句。因为关联词语也可以用来连接词、词组、句子，甚至段落。

例如：

(6) 戏里的主人公，是高大而丰满，真实而感人，亲切而可信的。(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3，北京，191页)

何况，有的复句，甚至不需要关联词语，用意合法(王力所提)一样可以构成复句。

例如：

(7) 看见老朋友，心里特别高兴。(同例(1)出处，216页)

我认为，已有的这些论点，无疑都有相当的道理。但是，这些论点又是不够全面的，还不能适用于对所有汉语复句的解释。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些论点再作一些补充，以便可以揭示更多的汉语复句特性：

(一) 在停顿上，应当往前推进一步，用三级停顿来处理一些复句里的难题。

(二) 在结构上，应当用定位或不定位去进一步揭示一些复句的构造。

(三) 在分类上，应当强调运用逻辑关系，才能把复句的分类处理得更合理。

(四) 在连词的运用上，应当对朱德熙的一些说法(见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略加补充，俾对连

接分句的某些连词的性质有进一步的认识。

这些补充就是我这一篇论文后面所要论述的（见本文“貳”，169页），希望对汉语学界复句的研究有所帮助。

目 录

引言	(1)
壹 对于以往有关复句问题论述的评介	(1)
一 《马氏文通》有关复句的问题	(1)
二 《英文汉诂》关于单复句的论述	(5)
三 《中国文法通论》的简句和复句	(7)
四 《国文法之研究》关于简句和复句的结构 分析	(8)
五 马国英的《国语文法上的单句和复句》	(10)
六 《新著国语文法》对复句的分析	(13)
七 《中国文法讲话》对复句的看法	(23)
八 语法研究进入新时期及何容《中国文法论》 关于复句的结构和语义的分析	(25)
九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对于复句的结构 和语义的分析	(29)
十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对于单复句的处 理	(33)
十一 《语法修辞讲话》关于复句的处理	(38)
十二 《汉语语法常识》关于复句的处理	(41)
十三 《语法讲话》区分单复句的标准	(44)
十四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和《中学教学 语法系统提要》关于单复句的处理	(48)

十五	《现代汉语语法探索》对于单复句的看法·····	(50)
十六	郭中平《单句复句的划界问题》对于单复句问题的讨论的总结·····	(53)
十七	其它有关单复句 划界与分类的论述 ·····	(58)
十八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的新观点·····	(63)
十九	李纳和汤普孙新著《汉语语法》关于复句的论述·····	(65)
二十	朱德熙《语法讲义》关于复句的分析·····	(67)
贰	对于复句问题的一些看法·····	(69)
一	关于单句和复句的区分·····	(69)
	(甲) 共戴主语说和省略主语说·····	(69)
	(乙) 复句和停顿·····	(74)
二	关于复句的构造·····	(83)
三	关于复句的分类·····	(86)
四	关于复句的连接成分(从结构中单独提出, 以示重要) ·····	(90)
五	小结·····	(92)
六	附记·····	(93)
叁	参考文献·····	(95)

壹 对于以往有关复句问题论述的评介

一 《马氏文通》有关复句的问题

我国第一部系统讲述汉语语法的专著是马建忠氏 1898 年撰写成的《马氏文通》。尽管它是一部以文言为例的语法书，但它“开始建立了我国的语法学”，“使汉语的语法研究脱离了经学家和古文家的束缚，进入了科学的领域”（周钟灵，1978）。我国最早讨论句子分类和复句问题的，也正是《马氏文通》。

马氏在《文通》中指出：

凡有起词、语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所谓“辞意已全”者，即或惟有起词、语词而语意已达者，抑或已有两词而所需以达意，如转词、顿、读之属，皆各备具之谓也。是则句之为何，似可以分为两类：一则与读相联者，一则舍读独立者。至不需读而惟需顿与转词者，则所别甚细，不更为类焉。（卷十，539 页。本节以下例句凡采自《马氏文通》者，不再注书名，只列卷页数）

从这一段话里，我觉得马氏可能认为汉语句子可根据是否有“读”而分为两大类：一是“不需读”者，一是“需读”者。马氏所谓的读，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印欧语法里的

子句 clause 和分词短语 participial phrase”（朱德熙《汉语语法丛书》序，1980）。这里需要注意马氏的“需读”者一类句子。

马氏按照这类句子与“读”的关系将它们分为两小类：一类是“与读相联者”，一类是“舍读独立者”。

所谓与读相联者，是指离了读就不能独立的那些句子，例如（凡句子下面标有黑点的即为读）：

(1) 天下诸侯宜为君者，唯鲁侯尔。（卷十，521页）

(2) 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卷十，530页）
以上句中之读“用如名字者”。

(3)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卷十，533页）

(4) 我非生而知之者。（卷十，533页）
以上句子之读“用如静字者”（静字即形容词——笔者）。

(5)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卷十，534页）

(6) 言终魏绛至。（卷十，535页）
以上句中之读“用如状字者”（状字即副词——笔者）。

关于“舍读独立者”，马氏特别说明“非谓句之前后皆无读也；惟句与句或自相联属，而前后之或有读焉，亦不若句读错置若犬牙者然也”（卷十，544页）。马氏将舍读独立者又细分为四式。

1. “排句而意无轩轾者”，例如：

(7)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卷十，544页）

(8)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卷十，544

页)

2. “叠句而意别深浅者”，例如：

(9)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卷十，547页)

(10) 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卷十，547页)

3. “两商之句”，例如：

(11) 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卷十，549页)

(12) 臣以为，若法可行，不假今宰相充使；若不可行，虽宰相为使无益也。(卷十，550页)

4. “反正之句”，例如：

(13) 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卷十，511页)

此外，马氏认为另有“相因之句，即谓上下之句有相因之理”，而此式或于第二式，或于第四式“皆可归焉”。例如：

(14) 战而有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卷十，553页)

综上所述，马氏之句子分类系统可总括如下表：(见下页)

马氏讲句子分类，并未运用“单句”“复句”“子句”等现代语法术语，而是袭用了我国古代用以读书断句的一些术语，如“句”“读”“顿”等。

从现代汉语学的观点来看，虽然他的句子分类不够完善，单复句界限也不够清楚，但是他对后人进行句子研究起了开路的作用。(“单复句”——指单句复句而言，笔者)